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从现代人的视角看,私人造币是违法行为。但在中国历史上,私人铸钱的情况曾经数次出现,原因复杂,非一言能尽。

《汉书》中记载了私人铸钱的两个重要案例。虽只有短短一句话,信息量却不小。“吴以诸侯即山铸钱,富埒天子,后卒叛逆。邓通,大夫也,以铸钱,财过王者。故吴、邓钱布天下”。这两个人,一个是吴王刘濞,一是大夫邓通。前者割据一方,在矿山附近铸造钱币,广有财富,堪比皇帝,后因叛乱被杀;后者是汉文帝的宠臣。一个自称会相面的人说邓通注定贫饿而死,文帝想,一个人的贫富由我决定,我让他富他就富,我让他穷他就穷,我还改变不了邓通的命运吗?于是文帝下令把四川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,让他铸造钱币。邓通这段经历让其成为后世艳羡的对象。明人著作《金瓶梅》中提到男人应该具备的“五要素”之一,便是“像邓通一样广有钱财”。可惜汉景帝即位后没收了邓通的全部家产,晚年的邓通只好寄居在别人家中,

北风中,我看到篱笆上停着一只鸟。

篱笆是故乡乡下的篱笆,竹篾做成,四周长满了衰草,有茅草在北风中上下起舞,那只鸟,在啄茅草上的草籽。茅草起伏,鸟跟着躬身起身,好像是在用嘴巴钓一条鱼。

鸟是戴胜,这种头顶长着一把“小扇子”的鸟,灰褐色的身子,身型不大,却好看着呢!我一直以为戴胜只吃虫子的,没想到在料峭的北风中,它也选择了退而求其次。的确,素食没有什么不好。

篱笆似乎只有乡村有,它本身就是乡村的产物。旧时,谁家建了堂屋,一般是三间,中国人在建筑上喜欢用奇数,堂屋基本上是奇数,比如:三间、五间。若是建了四间的,也要藏起来一间,称之为“明三暗四”。建好了堂屋,一般要建厨房,厨房好了,就要垒起来院墙。若是遇见手头紧,房屋建好了,没有多余的钱来买砖瓦,就索性在房子的四周扎起来一圈篱笆,称之为“篱笆院”。

篱笆院自有一番味道。透光,透风,透绿。松鼠老鼠可以爬进来,小鸡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正午阳光高照,空气里依然透着凉意。草丛中散落着一丛丛晶莹的冰珠,几株草叶支棱着,远处一顶帐篷冒着炊烟。一只牧羊犬静静地卧在草地上。山坡上立着两匹马,人来也不走。远山蒙了阴云,云层叠叠地铺展开,天空暗淡下来,脚下河水流淌,触水冰冷彻骨。草原人家,羊群,炊烟,马匹,画一样地出现在眼前。

在草场,我见到了73岁的江巴老人,人精瘦,脸色黧黑,头发花白,精神健旺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轻。

“1.2万亩草场,1600只羊,120匹马,40多头牛。”江巴老人自豪地告诉我们。草场以他的名字命名。老人放牧一辈子,家中五个孩子,个个都读书上学。此刻,坐在他身边的是二儿子巴音,现在在移动公司工作,年收入15万元。巴音说,从小父母就很重视教育,他们兄弟姐妹都上学了,父母年纪大了,家里的羊群得有人管,大哥就从单位离职,继承父亲的产业,这样草原上的羊群就有人管了。

巴音颇为自豪,他实现了阿爸的心愿:在草原上架起了移动光缆,草原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官府差钱,私人铸钱

至死一文不名。

私人铸钱名曰“私人”,但从刘濞和邓通的身份来看,门槛还是比较高的,甚至有点半官方性质。这是因为,铸钱不像现在印钞票那样一本万利,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:钱币的重量要和本身价值相当。一个铜钱,即使砸掉卖铜,价格也和一個铜钱差不多,就算有点盈余,差别也不能太大。个别时候,铜钱的制作成本加上本身价值甚至高过币值。私人铸钱,大概需要以下几个条件:一是朝中有人,手中有资源,非富即贵,非豪即强。二是能承担巨大的前期投入,买铜、找矿,雇佣铸工,都需要钱。三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担当,在拿到一定利润的基础上,尽量让钱币足斤足两,制作要精美一些。据说邓通所制铜币光泽好,分量足,厚薄匀,质地纯,从不在铸钱时掺杂铅、铁等金属,因而成为当时国民非

篱笆上停着一只鸟

仔也可以钻到邻居家院子里去,自家的丝瓜、佛手瓜开了花结了果,邻居家也能享受到花香和果蔬。篱笆院也泄露隐私,吵个架拌个嘴,邻居很快就能过来劝和,乡下人哪有什么隐私,要隐私就不扎篱笆院了。

少时,我家就是篱笆院,春日里,院内院外的野花透过篱笆交互着各自的灿烂和香气,连授粉也不耽误。夏日里,邻居家篱笆院里的葡萄熟了,瞒不住人的香甜透过来,邻居家阿伯基本上不会等到我吞口水,就会送过来四五串,郁郁累累的葡萄,绛紫色的脸膛,用井水拨凉洗净了,在碟子里晶莹剔透。秋日的扁豆有一种怪怪的香气,古诗词里说,满架秋风扁豆花,篱笆在,为扁豆提供了天然的架子,扁豆攀上去,就成了邻里公产,摘下来一盘,焯水,与猪油、黑芝麻、辣子同炒,那叫一个美味。旧时,母亲喜欢在地锅中做死面饼子,搭配这样的炒扁豆

来吃,辣子要放足,过瘾得很。冬日雪落篱笆院,亦算是别样景致,邻里少年会同用一个竹匾捉麻雀,也会同塑一个雪人。你贡献围巾和玻璃球,我贡献帽子和胡萝卜,其乐融融。

我最喜欢杜工部所写的一个句子是“隔篱呼取尽余杯”,那一道浅浅的篱笆,邻居家老翁与“我”是老酒友了,黄昏向晚,北风又起,隔着篱笆喊:“嗨,老李头,我们上次喝剩下的酒这次干了吧!”“好嘞!”——这场酒局就这么约定了。

篱笆上停着一只鸟,是安逸的状态。鸟不惧人,人不扰鸟,两相安好。

很多人是有篱笆情结的。我的父母多年居住乡村,就曾拥有那样一座篱笆院。父亲是个念旧且怀旧的人,迁居到城市,还想拥有这样的院子,他内心深处还是个农夫。

在城市,那种竹篾扎制的篱笆已经不复存在了,戴胜鸟倒是能看到。我在单位楼下的广场草坪上就见到一只,一样机灵的扇形头顶之羽,那一刻我恍惚了,我以为它就是故园篱笆上的那一只。

常信任的流通货币。

这样一分析,我们可以把铸币者分为三类。一类是官府。大金国阜通、利通两个造钱处每年铸钱十四万余贯,花费达到八十余万贯,虽然少不了贪污、渎职带来的亏空,但也可见其不计成本。二是得到中央认可,甚至是受委托的私人制造。隋朝开皇十年,隋文帝杨坚诏令自己的儿子晋王杨广,命其在扬州设立五炉铸造钱币。开皇十八年,再诏令汉王杨谅在并州(今太原一带)设立五炉铸造钱币,还诏令蜀王杨秀在益州(今成都一带)设立五炉铸钱。这虽也是私铸,但钱币质量总体过关。还有一类,就是纯为盈利的私铸了。西汉名流贾谊曾上书要求禁止私人铸钱,原因之一就是“铸钱之情,非淆铅铁及石杂铜也,不可得赢”,不掺假就不挣钱,制造者便拼命往里面添加铅铁等杂质。这样做的后果,富了私铸者,对百姓并没什么好处。后世的王夫之明白地指出:“夫能铸者之非贫民,贫民之不能铸,明矣。好富者益以富,朴贫者益以贫……”

里下了场冰雹。蒙古包外面搭着厚厚的毛毡,巴音说,那是阿妈纺的,已经用了五十年了。听起来令人咋舌,却蕴含着民间智慧和高超的手艺。江巴老人说,现在会这种手艺的人已经不多多了。

那天在土尔扈特民俗村,看见几个妇女用羊毛搓绳子。一撮一撮的羊毛在她们老树皮一样的手里转动,手指灵动一捻一搓,丝毫看不到接缝。不一会一条白色的长绳像蛇一样盘在她们脚边。想来巴音阿妈的毛毡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纺出来的。

巴音的媳妇,也叫巴音,两人因为相同的名字而相识,并缔结良缘,两个幸运的有缘人就这样被月老悄悄地牵到一起。缘分是世间最奇妙的事,说不清道不明,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,却让人心向往之。巴音,我说的是女巴音,目前在和静县当老师,她说退休了就回草原生活。

远处羊群无拘无束地在草地上吃草,天空高远,草原辽阔,此景分明是我们这些远方而来的人羡慕的生活啊!

上有了电话。现代化的通讯方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。老人们生病了,打个电话就能联系上救护车,生活出行都很方便。江巴老人在草原上生活了一辈子,深知牧民们的难处和不便。“我阿爸身体好,他只吃羯羊。羯羊肉质细,口感更好。”巴音说,“我们蒙古人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吃,也用来招待客人。草原上天气恶劣,我们身体素质好,与常年吃这里的羊肉有关。”天然的草场,雪水滋养着羊群,滋养着草原上的牧民。

室外阳光从云层中透出来,穿着冲锋服,风刮来,凉意就浸入肌肤。蒙古包里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气,三张单人床顺着蒙古包摆了一圈,床上铺着艳丽的毛毯,摆放着叠放整齐的被褥。门边放着一只白色的冰柜,蒙古包内随处可见生活用品,碗盆,晾着的毛巾,透露着家常和随意。炉火散发的热气驱散了寒意。前一天,这